

文約記



河南傳統曲劇
長水整理

長安書店出版

河南傳統曲劇

文 約 記

長 水 整 理

長安書店出版

4

文 約 記

(河南傳統曲劇)

長 水 整 理 朱進才設計封面

長安書店出版

西安東大街 318 號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 002 號

陝西省新華書店發行

西安東四路 105 號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frac{1}{2}$ 字數: 35,100

1980 年 3 月第一版 198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5,000

統一書號: T10093.006

定價(內) 0.15 元

F6051

人 物

(以出場先后为序)

左天貴：老奸巨滑，愛財如命的員外。

王 二：左天貴的家人。

春 香：左桂蘭的丫環。

閆景安：左桂蘭的未婚夫，穹書生。

家丁二人

左桂蘭：左天貴之女。閆景安之未婚妻。

周武舉：武舉。

家郎二人

縣 官

衙 役

人役若干

长安书店出版秦腔郿鄠剧本

跃进之歌(秦腔现代剧)	楊兴、金藏編	定价一角
大字报(秦腔现代剧)	王烈、周維新編	定价八分
新局长到来之前(秦腔现代剧)	何求原著 朱俠改編	定价七分
貨郎哥(秦腔现代剧)	灌玉原著 楊翰青改編	定价七分
青云和秋珠(秦腔现代剧)	陵前人民公社五星大队 俱乐部集体創作	定价四分
打破常规(秦腔现代剧)	查俊仰等編	定价四分
龙潭(秦腔现代剧)	乔羽詩 白雨編劇	定价七分
小两口炼鋼(秦腔现代剧)	咸陽周陵人民公社文工团集体創作	定价五分
社房(秦腔现代剧)	咸陽周陵人民公社五棵創作組集体創作	定价五分
金美云(秦腔现代剧)	填桥区紡織城商場文工团集体創作	定价五分
八百里赶羊記(秦腔现代剧)	胡文龙編	定价四分
新婚之夜(秦腔现代剧)	蔣蕪編劇	定价四分
三百元(秦腔现代剧)	紅星人民公社圍牆郝家俱乐部集体創作	定价三分
修渠前夕(秦腔现代剧)	紅旗人民公社郭家渠俱乐部集体創作	定价四分
蟠龙峪(秦腔现代剧)	五一剧团集体討論	定价一角四分
一面錦旗(郿鄠现代剧)	銀声編	定价六分
凤凰穴(郿鄠现代剧)	田石瑛編	定价八分
小两口鋤棉(郿鄠现代剧)	孙秉灵編	定价四分
跃进中的风波(郿鄠现代剧)	施章編	定价九分
孔雀与烏鴉(郿鄠现代剧)	宏林賈放原著 罗孟改編	定价七分
婆婆領到毕业证(郿鄠现代剧)	毛尙忠編	定价四分

第 一 場

景：左天貴的客厅。

左天貴：（从幕內狂笑上）哈哈！哈哈！
入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哈哈！

（唱滿舟）

左天貴我正走老来运，
高攀武举結下亲，
明日我女儿只把門过，
唉唉唉，从今后轎上来，馬上去，我可成了个体面人。

有一樁事情不称心，
閨景安那穷門婿还未退亲，
怕只怕到明日他来胡鬧，
唉唉唉，这件事真正麻煩人。

（想介）（白）哼！不管咋着，不能叫我女儿跟那穷小子受罪。（急叫）王二！王二！

王二：（急上）来了！来了！见过員外！

左天貴：罢了。王二，明天是你家姑娘大喜之日，你要把大門紧閉，牢牢把守。家郎院公、丫环僕女，誰也不准出府，快去！

王二：（詫异）員外，姑娘出嫁是大喜臨門，关住大門弄啥？又不是家里死人啦！

左天貴：嗯！胡說！不該你知道你就別問！

王二：是。

左天貴：嗯呔！（下）

王二：嘿！明日我家姑娘大喜之日，这老狗叫把大門紧閉，这……这老家伙不知道又玩什么鬼把戏哩！
（出門園場，做关大門动作后坐下）

春 香：（內白）走啊！（上唱銀扭絲）

一陣春風送來佳期，
明日里俺姑娘就要出門去，
喜得俺姑娘呵，好象着了迷，
急得她心慌意亂丟東忘西。
她把那嫁妝翻來又翻去，
有一對鴛鴦枕尚未綉畢，
絲綫樣樣有，
她嫌不鮮麗，
要叫俺春香上街去買新的。

（王二見春香來，假睡）

春 香：（接唱）

急慌忙我來到大門以里，
又只見大門兒雙雙緊閉，
王二他在一旁，只把兩眼擠，
今日里府門緊閉可真稀奇。

（白）王二！（王二假作鼾聲）王二！（王二鼾聲更响，春香想介，假意吓唬王二）哎呀可不好了，王二你胳膊上咋恁大個蠟子呀！

王 二：（急起，亂打）哪儿里？在那兒？

春 香：哈哈！

王 二：好一小春香，也會吓唬你王二哥了，你“胡”的還怪象哩。

春 香：你睡的也怪香呀。哈哈！

王 二：春香，你干啥來了？

春 香：我上街給咱姑娘買綫哩，你不知道明天咱姑娘就要出門了，枕頭還沒有做好哩，可把姑娘急壞了。快開開門叫我出去買線去吧！

王 二：唉！慢着，不能去，員外吩咐了叫我關住門，誰也不叫出去！

春 香：这是为什么呀？

王 二：（仿左天貴口吻）不該你知道，你就別問！

春 香：我偏要問，这倒底是咋回事呀？

王 二：那……連这你都不知道？（裝腔作勢）是……是……

春 香：是啥呀？你咋半路上得了个“結巴殼”，可把人急死了，倒底是啥呀？

王 二：是……我也不知道。

春 香：唉，你呀！快开開門叫我出去吧！

王 二：不能出去？

春 香：管了別人，管不了春香！

王 二：誰也不行，你快回去吧！

春 香：当真不能出去！

王 二：可不，就是不能出去嘛！

春 香：（假气）哼！不能不能罢，不去也沒啥！姑娘吩咐我，嗨，你敢来挡駕！姑娘是独生女，娇生慣养大，一点不称心，去找他爹媽。我編个小瞎話，就說你欺負她，員外生了气，兵溜兵！把你的飯碗砸！好，——我不去啦！（返身欲假走）

王 二：嗨，春香，你跟誰学会了这一套呀！你回来，回来我問問你！

春 香：你不用問。好，王二，你不叫我出去，下回你有事也別找我！（假恼）。

王 二：（急拦）別走！別走！（开門）出去吧！还能不叫你出去，我是跟你玩哩！

春 香：（出門后笑）我也是跟你玩哩！

王 二：要快回来，員外知道了，咱俩都不好！

春 香：知道了。（下、王二閉門后仍坐下）

閻景安：（上唱洋調）

貧住街头无人管，

君子遇難不得时，

富居深山有亲攀，

实实难煞我閻景安。

遭不幸我双亲早把命断，丢下我閨景安生計艰难，
五車书八斗才不值半貫，家貧穷苦岁月受尽飢寒。
至如今大比年开了科选，縱有心去赶考缺少盤川，
說不得“富勿驕貧而勿詆”，
我只得見岳父求借銀錢。

（白）来此已是岳父門首，門內誰在？

王 二：（开門）咦，原来是大叔……不，閨姑爹来了，恭
喜大叔；唉，不，給姑爹賀喜！

閨景安：唉呀！真是人穷志短，馬瘦毛长，怎么王二你也要
笑起我来了。

王 二：我怎么要笑你呀？这是眞事，今一早俺員外还說
……。

閨景安：（慚愧）唉！王二，别人不知，你还不曉？自从你
老东人下世之后，不幸家产又被大火焚燒，現下家
貧如洗，連一趟赶考的盤川也是无有，那里有什么
喜可賀呀！

王 二：（自白）嘿，这事怪呀！員外說明天俺姑娘就要
出門了，俺家姑爹咋一点也不知道呀？今天一早就
叫我把大門紧閉……这事可有点蹊蹺。

閨景安：王二，你家員外可在府下？

王 二：在。

閨景安：待我去見。（欲进）

王 二：（急拦）唉，大叔，慢来！

閨景安：这是为何？

王 二：大叔，你不知道，你家岳父自从捐了监生，有了个
怪脾气，立了些新规矩，还得傳傳稟稟哩。一不对
劲，还发发脾气哩！可比不得以前我在你家，俺老
东人那样和气、大方。

閨景安：啊！如此有劳了。

王 二：（进門）請員外。

左天貴：（上）什么事？

王 二：閻家灘閻百俊之子閻景安上府投亲来了。

左天貴：啊！（惊）你看看这……

王 二：（故意）看啥呀？員外。

左天貴：他怎么来的这么巧呢？

王 二：（故意）他来的不“早”呀。員外，天都快晌午啦！

左天貴：嗯！这……这……怕他个穷小子来，他还偏偏来……（想介）嗯！我自有道理。王二！

王 二：有。

左天貴：叫他自己爬进来！誰还吹吹打打出去迎接他！

王 二：是！（自白）唉！不对劲儿，不象个亲戚味儿呀！

（出門）閻姑爹！員外叫你爬……（改口）不，請你进去！

閻景安：啊？唉！（低头入內）見過岳父大人。

左天貴：不必施礼，坐下敘話。这……（用目給王二示意叫出去，王假裝未見）王二！王二！去打杯茶来！（王二下）

閻景安：岳父大人近来身安？

左天貴：有勞賢侄一問。

閻景安：（惊）啊！岳父大人，怎將門婿称起賢侄来了？

左天貴：我与你父有八拜之交，亲如兄弟，賢侄嗎称得了。

閻景安：如今兩家結亲，理当翁婿相称，賢侄是称不得的。

左天貴：（見王二端茶上，改笑脸）称不得就称不得，門婿，不在貴府將养貴体，来在我这草舍有何事情？

王 二：（插一句）想必是來借錢办喜事的吧？

左天貴：嗯！真不会講話，还不滾了出去！（王二下）

閻景安：岳父呀，我来貴府，一来是向岳父問安——

左天貴：問安？二来呢？

閻景安：这二来嗎……（难于启齿）岳父大人：

(唱阳調帶把)

寒窗苦讀十余年，
为的是榮宗耀祖重整家園，
今年皇王開科選，

特向岳父來借錢，我進京求官。

左天貴：錢？借錢？唉！門婿呀！（唱阳調）

賢婿莫提來借錢，提起借錢我作了難，
放出銅錢五百串，那些窮鬼都未還，
才买下好地五十畝，欠下地價未交完，
你若从下事一件，

(疊句) 我典庄賣地把房掀，生法給你弄點錢，
永不叫你還，那我也心甘。

閆景安：(接唱)

岳父有話講當面，十件八件我都承擔。

左天貴：好！

提起此事很簡單，只要你與我寫……

閆景安：寫什麼？

左天貴：寫……

閆景安：岳父大人，寫些什麼？請講！

左天貴：(接唱)

你與我寫下退婚單。

閆景安：唉呀，岳父啊！（接唱）

你莫要深言淺語來試探，婚姻事豈可當做兒戲玩！

左天貴：(接唱)

句句說的是真情話，哪個與你道戲言！

我女兒名門千金女，怎能跟你受飢寒！

退了親給你銀子好趕考，咱們兩家都方便。

閆景安：(接唱)

想當初我二老在堂前，兩家交好結為姻緣，

左天貴：（接唱）

說什麼兩家交好結姻緣，咱兩家門不對來戶不干，
烏鴉怎能配鳳鸞。

閆景安：哼！

听此言气得我渾身打戰，老狗口出禽兽言，
閆景安虽穷志不短，你想要退亲难上难，

（帶把）除非是日出西來落東川。

左天貴：啊！（氣極）好！（接唱）

既然退亲你不愿，明天你就把亲搬，
先送来百兩黃金作彩礼，另帶上兩疋綾緞十匹絹。
这些东西送不到，哼哼！

告訴你我女儿就改門另嫁男。

閆景安：呀呸！（接唱）

听此言气破了胆，左天貴生了坏心肝，
要想把亲事来退掉，
快請那死过的三媒六証到厅前。

媒証要允咱就退，

媒証不允呀——

左天貴：閆景安，你……

閆景安：（接唱）

你想要退亲难上难，（帶把）

好比那蛤蟆上青天。

左天貴：啊！大胆奴才！（唱）

小奴才叮的我紅了臉，张口結舌无法言，

（白）小奴才呀（唱）

你这样无礼太大胆，你……

閆景安：你能把我怎样？

左天貴：我……我叫你認識認識我！

閆景安：我已經認透你了。（接唱）

你就是嫌貧愛富的左二弦。

左天貴：啊！（气极）我……我打死你！

閆景安：你仗凭什么？

左天貴：你……你……你……（接唱）

罵監生爷你就把法犯！

（白）家郎快来！家郎快来！（家郎甲、乙上）

（唱）

画樑上吊起狂生閆景安。（将閆吊起）

（白）你們与我打！打！打！（家郎打閆）

閆景安：（唱了子）

罵老狗左二弑作事太短，

你与那王允无二般。

左天貴：打！狠狠地打！（气下）

王 二：（上）哎哎，夥計！沒咋可打起来了！

家 甲：这是員外的吩咐。

王 二：員外一吩咐，您就当真打起来了？

家 甲：端人碗，受人管，人家教打咱敢不打！

王 二：唉，夥計，您咋那么傻哩！您沒想想，人家是丈人跟門婿，一刀割不断的好亲戚，話不投机，吵鬧几句，咋咋唬唬出出气，您要是真打出个好歹，一会儿他們和好啦，又該咱們倒霉啦！

家 甲：这……

家 乙：这話对，趁員外不在，咱們走吧！（欲下）

王 二：唉！“端人碗，受人管”还是打呀！

家 甲：別“抽死貓上树”啦！（二家郎下）

王 二：唉呀！大叔，你咋冲着員外的牛脾气了？

閆景安：唉！老狗逼我退亲，是我执意不从，故而受辱。

王 二：噢！'是这么回事呀！我說大清早起那老家伙就板着脸亲事的脸儿。待我将你卸下。

（欲卸时，忽聞左声，又止）

左天貴：（手持皮鞭上）打！打！非打死他个奴才不可！

王 二：（上前忙將鞭接過）員外，沒咋可打起來了？

左天貴：那小子劣成那般模樣，我一片善心給他銀子叫他給我寫下退婚文約，他不但不寫，反而辱罵員外我，真叫爺生氣。

王 二：噢！（假氣，指着閆罵左）啊哈！閆景安你這家伙，你敢開口罵爺，真叫爺生氣！你作這種事，真是喪盡天良，豬狗不如！閆景安，你可真大胆，叫你寫下昧親文約，你竟敢不寫！

左天貴：哼！退親文約。

王 二：對對！（指閆罵左）都叫你將爺氣糊塗了！

左天貴：是么，這事叫誰不生氣。（動作）王二，快叫家郎用皮鞭給我狠狠的打。

王 二：慢着慢着！員外（耳語，左聽不清，急）員外叫他先下去！（左點頭後，王急將閆卸下扶閆下後又急上）員外！打不得呀！

左天貴：怎麼打不得？

王 二：打着喊喊叫叫，被外人聽見，一傳十，十傳百，家家戶戶都罵你是嫌貧愛富的老王八。（用手指着左）

左天貴：哼！

王 二：我是學人家哩！員外，你這個監生老爺以後咋出門上街呀！

左天貴：這……

王 二：員外，再說打死人，人命關天，還得給人家償命……

左天貴：啊！（吓壞）

王 二：俗話說“打着不怕吓着怕”，吓唬他几句，叫他寫了不算完啦！

左天貴：他要是不寫哩？

王 二：（想介）對，他要再不寫，咱給他來個軟硬齊拿！

左天貴：啥是軟硬齊拿呀？

王二：員外，咱家銀子有的是，多給他一點，他還能不寫；誰跟銀子有仇啊！

左天貴：對對！那可得多少銀子呢？

王二：至少也得三百五百兩，千二八百兩。

左天貴：（吓癱了，從椅子上滑下來）哎呀！我的爹呀！爹除了買地放賬，我可沒出過恁大汗水，那可叫爹心疼死啦！

王二：價錢還能不給他搞搞，給他個五百兩吧？只當咱那芝麻地沒帶那几顆豇豆。

左天貴：最多給他（使足了勁）五十兩。

王二：唉！五十兩都退個媳婦？你退過多少便宜媳婦？

左天貴：嗯！胡說！好！我咬咬牙，使使勁，給他一百兩吧？這可算盡頭盡尾啦！

王二：員外，你看买个騾子馬也得三百二百兩，何況……

左天貴：唉！別這麼說句話狼拉狗，狗拉狼的！

王二：至少也得三百兩！

左天貴：王二，真是添不上去啦！你還不知道爹這几个錢來得不容易，那一個不是爹費盡心血弄出來的。

王二：你真的不添也算啦；反正昧良的事比不得別的，要是吵嚷出去，員外你這個人可丟不起。哎！這事又不與咱這當夥計的啥相干，咱管他弄啥！（敬走）

左天貴：（急喚）王二！王二！三百兩就三百兩，只要他寫！

王二：員外，我跟你這几年啦！你也知道我王二可不是“羊肉包子往外爛，家里石頭往山裏揣”的那種人，我也不願意員外多花錢，多花了員外的錢，就跟花我孩子的錢一樣心痛。

左天貴：嗯？

王二：（改口）不是和多花了我的錢一樣嗎？

左天貴：对对，咱都不外。

王 二：（想介）員外，我把这事給你办好……

左天貴：只要你办好，我重重有赏。

王 二：尝什么？

左天貴：到大年初一，把我那个大半旧的夏布褲子尝你穿半天。

王 二：那还冻死我哩，至少也得升兩銀子。

左天貴：（想介）行行，这事可得办好。

王 二：員外，这事交給我，你請放心啦。你的事还不就象我孩子的事一样，保险办得“小葱拌豆腐”清清白白。

（左笑下）呸！“画匠不給神磕头”，知道你那坑里的泥。（想介）有請姑爹！

閆景安：（上唱洋調）

可恨老狗太无理，嫌貧爱富把我欺，

迈步我把前厅进，

（給王二施礼）

多謝你救了我的急。

王 二：（接唱）

休要謝，莫施礼，埋怨姑爹你无道理，

他教你写你就該写，

閆景安：哼！（接唱）

宁死也不退我的妻。

王 二：唉！閆姑爹，你好不明白呀！常言說：“强龙不压地头蛇”、“光棍不吃眼前亏”！他硬教你写，你不会給他写个假……（急掩口，王二和閆齐四下看）

閆景安：王二，假的什么？

王 二：假退亲文約。

閆景安：哎！王二，此言差矣，想那老狗身为監生，这文約真假怎能瞞得过他？此事使不得。

王 二：行，保险行！

閆景安：哎，万万使不得！

王 二：我說使得就使得，你还发迷哩。那老狗不認字呀！

閆景安：怎么，他不認字？

王 二：他一个字也不認，他那監生帽子是拿銀子捐来的！

閆景安：如此說来，此事使得了？

王 二：保险沒錯儿。

閆景安：只是此处无有笔墨紙硯呀！

王 二：有！有！待我取来。（取上）

閆景安：这假的可怎样一个写法呀？

王 二：这……（想介）对啦！大叔，你就写个卖地文約吧！

閆景安：哎，王二哥，我一亩地也无有，可卖些什么？

王 二：卖那老狗的地。我知道那东关外十里坪有他四十亩好地，四至我都知道，就說卖与你名下为业，地价……写他三百兩。等你回去后，地也有啦，钱也有啦，退婚文約也支吾过去啦，你看好不好？

閆景安：（怯）这使得嗎？

王 二：你只管写吧！别“前怕狼后怕虎”啦！

閆景安：也罢！唉……

（唱上流）閆景安提起笔珠泪双倾，

王 二：唉唉，买地是喜事，哭啥呀！

閆景安：（接唱）

閆景安手提笔喜笑盈盈，我忙把文約紙拿在手中，上写着卖地人叫左天貴，因使用不便卖地招账清。

王 二：（接唱）

有一段好地四十亩，卖与了閆百俊子孙为耕，东至张，

閆景安：（边写边白）东至张，